

跨越一甲子的友谊

——吴健雄与作家姚罗洪的故事

□陆钟其

世界物理女杰吴健雄伯母的好友大多为科学界，特别是物理学界人士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其中还有文艺界人士，比如著名作家姚罗洪，便是伯母一辈子的密友。

姚罗洪原名姚罗英，也叫姚自珍，笔名罗洪，后来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问世，原名反而被淡忘了。

姚罗洪出生于现上海松江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。她的父亲在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当过化学教员，也当过医院的药剂师。姚罗洪念小学时，便开始大量阅读，包括游记、杂文等等。读完小学，她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，从而成为伯母的同窗。

据伯母回忆，当年在苏州女师有三位密友：姚罗洪、华葭和葛邦咏。当时她们四人经常同出同进，在班级中也一起坐在最前面，姚罗洪与葛邦咏一凳坐在第一排，伯母和华葭一凳坐在第二排。在全班同学中，当时伯母的年龄最小，姚罗洪和葛邦咏比伯母大一岁，华葭又比她们大一岁。有一次同学们谈起谁跟谁总是形影不离时，有一位同学指着她们四人说，她们四个不仅同出同进，而且四四方方地坐在一起，很像四块豆腐干，大家都说“是”。伯母笑说，后来不知怎么的，我们就被大家叫做“四块豆腐干”了。

其中姚罗洪与伯母关系最铁。两人有不少共同语言，比如从小喜欢读书，家长也支持。伯母的父亲经常给子

女看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百科小丛书》等，并给他们讲一些科学家的故事。而姚父虽经济不宽裕，看到姚罗洪喜欢读书，仍经常订阅期刊和买一些新书。故一谈到父亲，两人总是越谈越来劲。

她们学习都非常刻苦努力。伯母曾回忆说，姚罗洪每天清晨起床铃响之前，已经轻轻下床，叠了被子，又梳理了头发，只待铃响就开门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，以便在早餐之前争取多一点时间早读。实际是一种无声的竞争，对我很有促进，让我更加努力。

伯母对姚罗洪的文才极为赞赏，说当时学校创办有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》《苏州女子中学月刊》等，发布校中概况或刊登师生作品，鼓励学生交流学术，自由表达。姚罗洪不时亮相刊物。

姚罗洪对伯母的刻苦精神也是钦佩不已。在后来的写《苏州女师》一文中回忆说，每当她下床的时候，总会隔着蚊帐看到吴健雄侧着身子，书本露在被子外面，已经在看书了。有一次，看到她看的竟是一本高中数学课本，更是大吃一惊。原来在一次闲聊时，伯母听一个朋友说，学校的中学部高中课程比他们师范班多设了高中数理化 and 英语课程。于是好学的伯母就在每天晚自习后，等中学部的同学做完功课，把他们的课本和笔记借来自学。遇到问题不仅钻研，还频频请教理科和外语老

师。就这样，她在师范班时，硬是自学完了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基础知识，成为学校中绝无仅有的双科生，不仅老师刮目，更让同窗惊呆。而伯母的父亲又继续加持，给了她一本大学物理教科书，表示鼓励和支持，结果伯母居然在暑期中将它全部啃完，并从此与物理结下不解之缘……

每到假期，密友之间就相互通讯，无话不谈。伯母和姚罗洪还通出新花样：共用一个练习本，伯母写在本子上寄给姚罗洪，姚罗洪再写在本子的下一页寄给伯母，一个假期，来来回回通讯十多次。伯母说，自己当时写得最多的是从小叔那儿听到的法国留学见闻；而姚罗洪主要写一些家乡轶事，也极有趣。

中师毕业后，伯母选择继续深造，姚罗洪则回乡当了教师。第二年，她便开始写作。处女作是随笔《在无聊的时候》（1930年5月16日刊于《真善美》第六卷第一号），第一篇小說《不等边》于1930年9月10日在《真美善》杂志发表。从此开启了写作生涯。

1932年春，她与作家朱雯在上海结婚。伯母回忆说，正是在婚礼上，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巴金等文学大咖，并由衷为密友能得到巴金的青睐而高兴。多年后，巴金对此婚礼仍记忆犹新，一次在与罗洪拉家常时笑着说：“朋友中，就数你们正式举行过结婚仪式。”伯母还知道，1934年春，巴金曾应邀到罗洪的家乡——松江做

客。而罗洪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儿童节》就是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。

1936年，在伯母飘洋过海出国前夕，姚罗洪前来送别，住在新亚大酒店。两人彻夜长谈，难分难舍。

此后两人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。伯母参与了著名的“曼哈顿计划”，并作出关键性贡献。而姚罗洪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作品，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、戴望舒编的《星岛日报》副刊《星座》、汉口和长沙的《东方杂志》《少年先锋》等报刊发表。佳作迭出，声名日隆……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伯母在阔别故土37年后回国探亲，于是她们“四块豆腐干”专门在上海饭店见面合影。伯母后来说，“四块豆腐干”中就数姚罗洪故事最多，自己在女师时文科也不错，既得益于语文老师的教诲，也离不开密友的影响。

随后，伯母为发展家乡、祖国的教育科技事业，为促进海峡两岸科技交流不遗余力。而姚罗洪则继续在文学界深耕细作，甚至在百岁高龄时还发表了2万余字的短篇小说《磨砺》，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。姚罗洪后于2017年2月以荼寿离世，是中国文坛最长寿的女作家。而她与伯母一甲子多的友情，也成为佳话，流传于世。

最后一课

□张年亮

每送完一届高三，都会落寞许久。独立楼头，我就像收割完水稻的农民，怅望空旷的田野，满足之余又有几分失落。付出心血、侍弄多日的稻谷，就要送入粮仓，送向未知的远方……

给高三学生上最后一课的心情总是异常复杂。

当然，我不是韩麦尔先生，我的学生也不是小弗朗士们，沙溪镇上也没有洁白的鸽子诗意地飞翔……

感伤的情绪还是四处弥漫，挥之不去。我能感觉到我讲课的声音更加深沉旷远，似乎远离我的身体；而学生专注听讲的眼睛也似乎比平时更为清澈，更为明亮。

讲课间歇，我抬头凝望，忽然发现，后墙黑板“高考倒计时：0天”标语的边上，不知哪个学生用粉笔写上了我的名字，非常显眼。甫一看见，有点气沮，谁如此无礼？再一端详，字体工整，似乎并无恶意。我带的理科班学生中，“臭小子”居多，平时写的字，不是龙飞凤舞，就是龟走鳖爬，没少挨我的骂，怎么还能写得一手好字？

我未动声色，继续讲课。在最后一课提醒学生高考要注意“书写工整，卷面整洁”时，我调侃了一句：你们一定要像在黑板上写我名字的这位同学一样，写得清爽整洁！学生们全都笑了起来。我顺势说了一句：是谁写的？可以再示范一次吗？后排的几位男生立即七嘴八舌地说：他已经提前回家复习了，他不让我们说，他想告诉你，他很感激你，他高考一定会注意字迹工整……

班上是有几位住在城区的学生提前回家复习了，我不是班主任，不能确认是谁，我也不想确认是谁。现在的孩子，总是在用独特的方式表达情感，展示自我。

但我的眼角分明有一点湿润：这一定是一位被我“骂”过多次的学生，他没有恨我！

我转过身奋力在黑板上写下了贾岛的《剑客》一诗：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下课的音乐声响了。我挥了一挥手，已经没有力气再说“下课”两个字。



穿越色彩

□姚建平 摄

我与母亲

□森森



小时候刚有记忆那会儿，我就记得母亲常常伏案写作，圆珠笔下厚厚一沓稿纸。我就站在窗前抬头看她，写得久了，她也抬头看看我。阳光从案上悄悄爬到地毯上，一下午的时光就这么静静地过去了。

她大概寄出过她的稿子，关于回信和后续我已经记不得了，大概没能发表成功，那些稿子也就不了了之。再大一点，母亲忙于生计，直到我大学毕业才开始继续写作。

等再有闲心记起母亲写文章的事，是她来帮我带孩子，午睡的时候常常想起那时伏案写作的她，于是我也写作，感慨于我与母亲之间的相像和延续。

她年轻时爱看书，家里有很多杂志报刊，还有小说散文，满满地排列在书架上。放假的时候，我就常常看这些书架上的书。小时候的娱乐消遣不多，房间里静得只有窗外树叶沙沙的声音。

母亲为了工作，三十多岁时离家去市里读书，周六周日一早坐班车，夜里回家。那几年她边工作边

读书，最终也因为勤恳读书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退休后，她还是继续她的教育工作，学生络绎不绝，每天做教具，为上课作准备。她依旧伏案工作，但是笔下已经不再是小说，而是孩子们上课的游戏题。

空闲的时候，母亲还喜欢织衣服，读书的时候常给我织一些厚实的毛衣，有时候也会满足我的想法，创造一些独特的款式。只可惜现在身材不比以前，那些可爱的毛衣恐怕只能挂在那里欣赏了。

离家读书的时候，不敢频繁联系她。因为想念也会消磨自己的意志，害怕读不下去干脆回去了，让她失望。

倒是快步入中年的年纪，与她相处的时间反而多了起来，她也不再忙于琐碎的家事，空了就来和我和孩子呆在一起。呆在母亲身边的踏实安稳，是世间其他任何事情不能比拟的。当然偶尔也会因为她不听劝告发脾气，后来我反思，只要她高兴，又何必去破坏她的心情。

我与母亲曾经靠着一根脐带

相互依存，曾经互相感受心脏的跳动，她的一切都这样温暖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熠熠闪光。

在成为母亲之前，我只知道作为孩子的想法，直到自己的孩子出生，也套进了名为母亲的外壳，一个可以为孩子抵挡一切，创造一切的盔甲。那些在孩子看来不可理喻的看法，一瞬间成为自己顺理成章的理论。我是孩子，同时也是母亲，与母亲、与孩子相处都游刃有余。这样无法分割的关系使一个生命有了厚度，变得充盈。

我与母亲，我与孩子，母亲与孩子，三个人连着一根脐带，是生命的绵延。世界上有无数看起来合理的生存法则，回归到本真，追溯到来源，是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母亲的第一次拥抱。

母亲的外壳下，是那个窗下伏案写作的少女，写着厚厚一沓文稿。窗外橙色的阳光照在她的稿纸上，等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她把这一生写成了那篇从未发表的小说。

夏

□胡俊

一夜雨来春褪容，飞花流水各西东。
洪涛带笑追玩鸟，野老扶犁唤夏虫。
大地相依何了了，和风睽去总匆匆。
满腔情思待收割，心事年年碧绿同。

逆水行舟

□唐开生

六载沉痾途漫漫，诗琴相伴志弥坚。
病魔肆意未得逞，汤药经年获涅槃。
晨起品读《三百首》，掌灯拨弄《鹧鸪天》。
梦中惊醒常嗟叹，逆水行舟再挂帆。



箬叶青青裹真情

□董升

端午节又称端阳节、龙舟节、重五节、天中节等，是祈福辟邪、欢庆娱乐的民俗大节。而普通民众不在乎端午节是纪念屈原还是伍子胥，只晓得一年一度过端午是传统，有包粽子的传统习俗。犹如清明吃青团，立夏吃蚕豆，夏至吃粥等等。

如今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，连过节也不守俗规。这不，距端午节还有半个多月，市面上的点心摊已是粽香阵阵，超市内五彩缤纷的粽子礼盒蜂拥出现……不由勾起了人们包粽子的欲望。

就连我的“病秧子”老伴亦被这股潮流裹挟，立马超市采购糯米，去中心菜场选购芦箬。

我婉言劝说：离端午节还有二十多天，现在就包粽子未免太早了。老实说，咱老两口胃口本来就差，吃不了几个，今年就别包了，到时去街上买几个尝个鲜就算过节。再说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要因小失大，累垮身体，吃苦的是你啊！

她说：买还不如自己选材，自己动手制作，这样味道正宗，吃了放心……便依旧我行我素，在家忙着准备锅碗瓢盆。拗不过她的我只能选择顺从和配合。

年过七十的我，少说也已过了几十个端午节，记忆里的端午节，满是包粽子的情景和味蕾与糯香碰撞的美好。

芦箬叶再厚也裹不住对亲人的思念，五彩绳再长也唤不回童年的快乐。

母亲在世时，每年过端午，她都会亲自上街购买芦箬叶、糯米和赤豆回来包粽子。受多子女家庭经济条件所限，包粽子从不用肉，因此也从不包“枕头粽”，只包“三角粽”和“秤砣粽”。往往还得精细打算，控制数量。

每次包粽子时，我们兄妹四人都会围坐在母亲身旁，专注地看着母亲包粽子。

她将青绿芦箬叶洗刷干净，平摊着浸泡在敞口脸盆中；将糯米、红豆淘净涨足沥干，盛放在钢精锅内；将平时收集好的粗棉绳或扎鞋底线重新整理过后摆放一旁，台凳条椅按部就班，便围上饭单一个人担纲忙活起来。

母亲包粽子动作娴熟，两手配合，十指灵巧，速度很快。我们看得眼花缭乱，始终不得其法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青青泛着油光的芦箬叶，包裹着珠白米粒，只只棱角分明的粽子齐整划一地呈现在面前。

正当我们还在呆呆地回想着包粽子的过程时，母亲已把包好的粽子轻轻地、整齐地码放在一口大钢精锅里，兑入清水，架在煤炉上开大火煮透，小火焖炖。期间母亲不忘观察锅里的水位，不时补水。

不到一个时辰，整个灶屋里弥漫着芦箬叶的清香，糯米的糯香，赤豆的豆香。这香味很快就飘逸至家里的每个角落，连过路人都能闻到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兄妹几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热气升腾的钢精锅，深吸着沁人心脾的粽香。即便外面有再大的诱惑也难使我们离开寸步，只想早早尝个鲜。我们完全忽略了母亲布满汗水的额头和疲惫的身躯。

长大成人后，才渐渐明白，青青芦箬叶包裹的，分明是慈母的舐犊之情。

回过神来，一旁的老伴正认真地包着粽子。动作之娴熟，竟和童年时看到母亲包粽子的模样，如出一辙。

她边包粽子边和我“讲张”。言及她打小就跟母亲学会了包粽子，各种各样的粽子都会包，如麦糍粽、豆糍粽、赤豆粽、枣子粽；小脚粽、秤砣粽、枕头粽……应有尽有。

她反复强调，粽子的外形不重要，内在的味道至关重要。粽子要的就是芦箬叶的一股清香，还有赤豆和糯米特有的糯醇。

老伴急性子，是包粽子的“快枪手”，不一会儿，就把一面盆赤豆拌糯米全都裹掉，一共四十七只。只只方棱出角，大小均称。

少年夫妻老来伴，我帮不上忙，只能打下手，多少分担了一部分劳累。情满其中，乐满其中。

粽子煮熟后，我说这么多粽子，怎么分配安排？准备送哪些亲戚？

她笑着说，这次不送亲戚，只送我们楼的左邻右舍，尤其是那些不会裹粽子的邻舍和独居老人。不为别的，为感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，让大家共尝传统习俗的“鲜”。对于她的这一决定，我当即举双手赞成。

是呀，区区几只粽子，算不了什么。但粽子里能尝到甜蜜的问候，感受到友好温暖的关爱。那缠上细细的长绳、青青芦箬包裹的粽子，会将大家的心紧紧地裹在一起。这也是端午节的魅力所在。